

劳马 著

长篇小说

哎嗨哟

作家出版社

劳马 著

长篇小说

哎嗨哟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哎嗨哟/劳马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063 - 4896 - 6

I. 哎… II. 劳…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2064 号

哎 嗨 哟

作 者: 劳 马

责任编辑: 岳 阳

装帧设计: 史知元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00 千

印张: 15

版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896 - 6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哎

1

三十多年前，吴超然满怀激情地挥舞着红缨长鞭，精神抖擞地颠着青春的屁股，在坑洼崎岖的山路上吆喝着三驾马车，汗毛孔里都透着骄傲。谁要是问他往哪里去，他的回答永远是固定的一句话：“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因此，村里有许多老人至今仍喊他“吴前方”。

嗨

如今的吴超然正飘飘忽忽地在司机的搀扶下钻进豪华款的宝马车里。“又喝高了，妈的。”他嘟囔了一句。

“老板，往哪儿开？”司机扭过脸小声问道。

“前方！”斜躺在后座上的吴超然脑袋还是清醒的。

“前方？”新换的司机摸不着头脑。

“对，前方，一直往前，一直开到共产主义！”

老板挥了挥手，想摆出一个经典的指引方向的舞台造型。

他试图把身子挺起来，但酒劲儿太大，又把他按到了原先的姿势。头磕到了车门上。他哎哟了一声，没有发脾气，却扯着嗓子唱起了歌：

1

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哎，

叭叭地响哎！

哎嗨依哟！

.....

哟

哎

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

哎嗨哟！

劈开那个重重雾啊！

闯过那个道道梁哎！

……

要问大车往哪里去也，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哎嗨哟……

不知是疼还是爽，吴超然反复地哎嗨哟着，弄得司机十分尴尬，他放慢车速，战战兢兢地问：“老板，您没事吧？”

“没事！别打断我！没听见我正在唱歌吗？”吴老板一边用手打着拍子，一边不耐烦地训斥了一句。

“这是什么歌？”司机不好意思地陪着笑脸。

嗨

“好听吧？这是电影《青松岭》的插曲，叫做《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吴超然得意地回答。

“没听过，说不上来的感觉。‘轻松顶’？这个电影我没看过，听起来怪怪的，一点都不轻松。”司机嘿嘿地干笑了两声。

“什么轻松顶，是青松岭！青山的青，松树的松，山岭的岭。嗨，你今年多大了？”吴超然皱着眉头。

“我是一九八七年出生的，今年二十岁了，老板。”小伙子从后视镜中冲老板点头。

“怪不得呢，你也是‘80后’，跟我儿子似的，啥也不懂，成天光知道追什么不男不女的超女超男的，唱歌就像故意捣乱，全是噪音。”提起儿子，吴超然气就不顺。

“还好，幸亏我不是您的儿子。”司机笑着说。

“那你看过电影《党的女儿》吗？”吴超然想继续聊下去。

“还好，幸亏我没看过！”司机来了句无厘头。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幸亏你没看过？”吴超然很不乐意。

“我还没有找女朋友的愚蠢想法，不管是您的女儿还是党的

哟

女儿我都没有兴趣，老板。”小伙子嘻皮笑脸地打哈哈。

“你这浑小子，找媳妇怎么是愚蠢呢？你爸当年要是不找你妈，能有你吗？”

“所以，我爸很愚蠢！”

“因为生了你？”

“完全正确！”

“嘁，你小子还来劲儿了！我看你才愚蠢呢！”

“一点儿不错。这叫遗传！”

“嗨，你怎么回事儿？你没喝酒吧！”

“没有，老板，我很清醒。”

“清醒个屁，我看你脑袋有病，里面长包了！”

“是吗，老板？您以前当过医生？”

“没有，没当过！”

“那您怎么知道我脑子有病？”

“小兔崽子，我踹你！”吴超然挣扎着坐直了。

“您等会儿再踹，我正在开车呢！”司机从后视镜里瞄了一眼老板。

“小子，你是赶上好时代了，要是搁在过去，像你这么胡说八道，非得把你满嘴的牙打掉，一个不剩，让你满地找牙！”吴超然疲惫地打了个酒隔。

“脑袋里长包跟牙有啥关系？把牙全部打掉能治好脑子的病？”

“臭小子，你跟我较劲是不是？你刚才说对《党的女儿》不感兴趣，对不对？就凭这句话，你就够反动了！反动就是反党、反革命你懂不懂？那可是大罪过。你还想开汽车？连赶大车都配不上，得挨批斗，得关监狱，看你还敢耍贫嘴！”吴超然愤愤不平地激动着。

“老板，您是不是特想回到过去？”司机坏笑着。

“胡扯！我才不想过那种狗日的生活！”吴老板舒了口气。

“那您比我还反动！我只是对党的女儿没兴趣，您却骂整个时代，那可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您说是吧！”

哎

嗨

哟

“你小子今天肯定吃错药了，我怎么这么一会儿就成了反动分子了呢？你是故意跟我捣乱！”

“别生气，老板，我只是开开玩笑。”

“别矫情了，臭小子！快好好开你的车吧。”

“好的，老板！前面往哪儿拐？”

“开左灯，往右拐！”

“真有您的，老板！您太幽默了！”

“开个玩笑而已，跟你们‘80后’学的！”

“老板，我给您讲个冷笑话吧，帮您醒醒酒。”小伙子双手把着方向盘说，“一瓶酒走在烈日下，嗓子发干，饥渴难耐。于是它把自己喝了，满面红光地东摇西晃，最后醉醺醺地滚到了路边的沟里。一位捡垃圾的老头，发现了这只酒气臭人的空瓶子，把它搁进了垃圾袋里。收废品的告诉捡垃圾的老头，‘矿泉水瓶子一毛一个，而这个玻璃瓶子嘛，如果它不喝醉的话，可以卖到两毛钱。但，你看，它醉成了这个样子，浑身全是泥巴，我回去还得花钱为它洗澡，就五分钱吧，这个价格够高了，你要是嫌便宜，就拿回去自己留下做伴吧！’于是，老头儿接受了五分钱。他摇了摇头，叹着气说，‘喝醉了酒掉价啊！’”

“臭小子，你变着法地骂我！”吴超然朝司机肩头捣了一拳。

吴超然的老家葫芦镇歪脖子村取名字比较重实惠，男人叫

“有财”、“富贵”、“铁蛋”之类的多，极少能与浪漫缥缈的诗意沾上边儿。另一多半儿的女人名字叫“英”、“花”、“兰”、“翠”。若谁在当街尖着嗓子大喊一声“铁蛋”或“柱子”，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老老少少的男人出来应答。

唉

吴家的三小子是个例外，他的名字古古怪怪的，让村上的人琢磨不透，“超然”，是个啥东西？谁也说不明白，反正跟金钱财宝挂不上钩，与鸡鸭鹅狗搭不上界。这个名字很费解，困扰了乡亲们好多年。直到有一年开春时节，村干部们开会研究要选一个车把式，去驾驭新添置的一挂三套马车时，大伙儿又提起吴超然这个匪夷所思的名字。干部们一致认为这个小伙子从家庭出身到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如果把鞭子交到他手里，他一定能确保这挂马车沿着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一直跑到头，而不至于拐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只是“超然”这两个字大伙儿拿不准，不知这葫芦里装的是啥色。最后还是村长有胆识，他一拍桌子嚷道：“别瞎猜疑了！老吴家祖上八辈都住咱歪脖子村，家里没出过一个咬文嚼字的，想给孩子取个沾墨水的体面名字也没有那水平，我敢打保票，超然就是扯淡的意思，别再点灯费电了，就这么定了，这挂新车就让超然去赶，明儿个就把鞭子交给他。散会！”会议精神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于是，吴家三小子就多了个绰号——“吴扯淡（蛋）”。

海

其实，吴超然长到七岁时才取了大名，此前，家里家外的人都喊他吴三。孩子该上学了，总得有个学名，这跟给孩子准备个书包同样重要。书包倒好办，吴三的妈妈从鸡屁股里挤出几个鸡蛋，拿到集上卖了，再到镇子上的供销社扯了块蓝布，当天夜里就缝好了。吴家的媳妇们手巧，二婶会绣花，又在书包上绣了朵向日葵。给孩子取名字总要动点脑筋，这得归男人们管。“铁蛋”、“石头”、“柱子”满村子都是，还不如就叫吴三算了，这是父亲偷懒的想法。听了儿子不负责任的建议，吴三的爷爷咳嗽了一声，小心翼翼地怀里掏出了一块褪了色的红纸片，他哆嗦着把红纸放在炕沿上展平，纸上露出了碗口大小的四个字“超然物

哟

唉

外”。“外”字掉了小一半，老吴头儿说：“我头晌去后山捡粪，在凌水观不远的小树林里，捡了这张纸儿，像是半截子春联。春联上的词都是吉祥话，咱们就在这里面选两个字算了，我看错不了！”

“就听老爷子的，取头两个字叫超然！”吴三的爸爸吴宝田最怕动脑子，有现成的对付着用最省心了，他觉得取这个名字既顺从了父亲的意愿，又替自己卸下了思想包袱。

吴超然若干年后打趣说：“我爷爷有贪小便宜的爱好，我从小就看见过他老人家经常干一些顺手牵羊的把戏。替人家挑水能捎回个瓢来，帮人家劈柴能带把斧头回家，至于捡粪捡回来的东西可就多了，黄瓜、茄子、玉米棒子，包括我的名字。幸亏他老人家撕下的‘春联’四个字意思完整，如果前头掉个字或者选了中间两字，叫成了‘然物’，那才叫费解，神仙也琢磨不透。关键是，我这名字没沾上牛粪，不像我从爷爷手里接过的黄瓜、茄子，总是臭烘烘的。”

嗨

不管超然是不是扯淡，反正村长给吴三赏了绰号的第二天，他就攥紧了那根令村里不少人羡慕不已的大鞭子。吴超然对这根鞭子爱不释手，恨不能夜里搂着它做梦，可惜那家伙太长了，炕上伸不开。他还从妹妹那里偷了一小团红毛线，在鞭杆的上方缠了半尺长的红箍，鞭绳的顶头处扎了束鲜红的缨花，舞动起来煞是风光。

“吴扯蛋，你把这鞭子娶回家当媳妇呗！”后街老关家二拐子嫉妒地挖苦他。

6

“那不好使！等我卸了车，把这鞭子送给你姐，这鞭杆长短粗细挺适合她的，你往后就管这鞭子叫姐夫吧！”吴超然很看不惯二拐子。

哟

能在生产队里赶大车，是挺体面的活计。吴超然初中毕业后本想在村里谋个会计的差事干干，但努力了一阵子却发现那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尽管他爹硬着头皮往村长家里送了两斤猪肉，那也未能奏效，因为公社干部的家属也盯上了这个位子。凭

家势，老吴家完全没有能力。吴超然能赶上马车，一来是他还算个有文化的人，二来就是那两斤猪肉的作用。超然的爷爷说，当个车把式，有一斤猪肉足够了，可惜了！送出去的礼没法往回要，他老人家很心疼，冲着院墙根吐了口唾沫，愤愤地说：“那肉权当让狗给叼走了！”

咬

村长的老婆第二天还真就满大街地找狗，她哭丧着脸逢人便打听：“你看见一只叼肉的狗没？俺家那几个败家的崽子，前些日子馋疯了，愣是缠着俺去集上割了二斤肉，俺哪舍得一顿全给造了，就分了两个半，一半包了饺子，另一半俺寻思留着招待个客人啥的，就用盐给腌了。这不年不节的，谁能吃得起那东西？没承想，昨晚上一条狗蹿进了俺家外屋，扒倒了坛子，把那块肉生生地叼跑了，那肉是咸的，狗一时半会儿指定吃不完，俺得找找。”

“那狗是公的，还是母的？”有人故意打岔。

“净说疯话！黑灯瞎火的谁能看出公母？”

咬

“肯定是母狗。你还是回家问问村长吧！”又有人跟着帮腔儿。

“说点人话好不好？你是欠打还是欠骂？”村长老婆一脸的恼怒。

“婶子，你不是找叼肉的狗吗？我给你提供点线索。河西老侯家东头的那个院子里有一条母狗，我今早看见了。小嘴油光光的，走路屁股一扭一扭的，还不停地咳嗽，估计是吃了咸肉了。你不信现在就过去瞅瞅，说不定能逮个正着呢？”二拐子凑过来，一脸坏笑地替她出主意。

“你这个没大没小的臭屎蛋子，敢在老娘跟前胡咧咧，小心俺把你裤裆里的那根筋抽出来泡酒喝！滚到你娘怀里吃奶去吧！小王八羔子，岁数不大净想些歪的邪的！有娘养无娘教的小牲口！”村长老婆发起了火，边骂边弯下腰来捡石头，吓得二拐子拖着条瘸腿，高低不平连蹦带跳地撒丫子跑了。

咬

村长老婆心里明白二拐子说的母狗指的是谁，这种闲话在村

里流传好几年了，一想到那个女人，她的火气就直冲脑门子，比丢了腌肉还闹心。

吴超然的爷爷听说肉真被狗吃了，更是心疼，犯了哮喘病，夜里只能半躺着睡觉，喘气跟拉风箱似的，呼呼地喘了快一年，才咽了气。

3

宝马车刚从十字路口拐过来，吴超然就让司机把车靠到路边。

“您是要方便吗，老板？”司机往马路两边望了望，既没有豪华酒店，又没有洗浴中心。

“不方便，我的前列腺好得很，憋一天都没事儿！我要开车，找找飙车的青春感觉！”他边说边挣扎着打开了后车门。

“老板，那可不行！您今天喝高了，等您哪天不喝酒时我陪您飙！”司机赶紧下车劝阻。

“没事儿，我能开。我酒喝得越多，开车越稳。不信，我让你见识见识，我是赶马车的底子，赶车和开车大同小异！你就看好吧！”吴超然晃晃荡荡地往车前走。

“真的不行，老板！我知道您开车的水平高，改日吧！今天绝对不行！”司机拽住了他。

“改日？日谁？开汽车和日女人的感觉都很爽，但不完全一样！噢，对不起，看来我真喝高了，你还是个雏儿，儿童不宜、

儿童不宜啊！算我没说！来，帮我把门打开，我就开十分钟！”
吴老板的开车瘾犯了。

“警察最近查得紧，要过年了，您千万别惹麻烦！不能开！”
司机挡住车门，不让老板进去。

“警察？你别吓我！我胆小，你问问在咱们市里，谁不认识我吴超然，谁敢拦我的宝马座驾。去，躲一边去，老子今天非开不可！听见没，快让开！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吴超然气哼哼地嚷着。

“老板也不能胡来！您今天真的开不了车！”司机也急了。

“我数三个数，你立即从车门前消失，否则我炒了你的鱿鱼！”吴超然用手指着司机。

“用不着您炒，我明天一早就辞职！”司机更倔。

“好小子，有性格！我数了，一……二……二点五……”吴老板较上了劲。

司机听到了“二点五”，扑哧一声笑了，“好吧，谁让您是老板呢，您说了算！就开五分钟，怎么样？”

“好吧，这还差不多。我也让让步，就五分钟！”吴老板在司机的搀扶下好不容易坐进了驾驶座。司机坐在旁边先帮他扣上了安全带。

车子刚一发动，两个警察便站到了车窗旁。

“真他妈的背运，怎么这么巧。早不来晚不来，还没过瘾呢！”吴超然嘟囔着，不得不熄火。

“下来、下来，喝酒了吧？”一打开车门，刺鼻的酒气把警察推后了两步。

“正要去喝，还没启动呢！”见到警察，吴超然的酒就醒了一半，态度也和气了许多。

“还要喝？你站起来试试！别扶他，让他自己站稳了！”警察皱着眉头。

“对不起，一会儿朋友聚会，请我一起喝酒，我不会喝酒，心里没底，不知道能喝多少，刚才就先练练，试试自己的酒量。”

唉

嗨

哟

吴超然想开个玩笑，缓和缓和气氛。

“别贫了，严肃点！刚才试出自己的酒量了吗，到底喝了多少？说！”警察拿出了记事本。

“小酒量，一两多。”吴老板尴尬地陪着笑脸。

“你说的那一两有五百克吧？用不用拿仪器测一下？我看还是别浪费时间了吧，跟我们走吧，再帮你找个地方喝个够！”两个警察一起上来拽他。

“去哪儿？我哪儿也不去！我是喝高了，可是我没开车。我刚想开，你们就来了。不信，您问问这位小伙子，他就是我的司机！”吴超然觉得很冤枉。

“是的，我敢以雷锋叔叔的人格担保。我老板说的是实话，一点都没有蒙您，他真的没开车！”司机赶忙出来作证。

“嗨，这哥们儿倒会作证。还以雷锋的人格担保，雷锋认识你是谁呀？你怎么不用自己的人格担保？”警察笑着问道。

“我的人格比不上雷锋呗，这不是明摆着呢嘛。”小伙子也跟着笑了笑。

“对、对、对，雷锋是不认识我们，不过你们大队长张峰是我的哥们儿，不信你们问问他，要不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吴超然兴奋地从裤兜里摸索出手机。

“不准打电话，把手机拿过来！”旁边的另一位警察不由分说地从吴老板的手上夺下了电话。

“哎，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吴超然急了。

“我们在执行公务，请您配合！至于您是谁，我们不知道，也犯不上知道。您要是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话，只能说明您的确喝高了。等您醒酒后，我们可以帮您打听一下您到底是谁！走，别啰嗦了！”警察一点不给面子。

“我是省政协委员，还是常委呢！”吴老板大声叫道。

“我还是人大代表呢！”一位警察边拉吴老板的胳膊边调侃着说。

“真的，我是超然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吴超然，我去年还向你们交警大队捐赠过警车呢。我的证件在车里，不信你们可以去找！”吴超然本来不想说得那么直白。

两位警官同时撒开了手，四只眼睛一齐打量了一下吴老板。

“小伙子，你们老板真的没开车吧！”一位警察先开了口。

“没有，我对天发誓，绝对没开车！”司机迫不及待地回答。

“那就算了，以后还得多注意。最近酒后驾车肇事的司机特别多，我们只能查得紧点，对不起啊，吴老板，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要是碰上我们张大队，千万别给我们哥俩点眼药，您多包涵！”另一位警察也凑过来打圆场。

“没事儿，没事儿，误会啦！今儿个这事儿，真应了那句话，‘黄泥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我确实想开车，手刚摸到方向盘，就被你俩抓了现行，说冤枉也冤枉，说不冤枉也不冤枉。你们是恪尽职守，一点儿没错！改天我请你俩喝酒，嗨，老是喝酒喝酒的，请你们喝茶！给二位添麻烦了，再见，再见！”吴超然跟警察握了握手，匆匆钻进了车里，他知道自己今天丢了面子。

“嗨，小伙子，这人呢，啥时候都不能猖狂！瞧瞧，今天差一点让这两个小警察给拘了。还是你说得对啊！不该酒后逞强。酒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真是祸水。”吴超然重新坐回了后排座位上，酒完全醒了，他深有感慨地说。

“老板，这种事别往心里去。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点小破事儿，不值得让您感慨！”司机其实挺佩服吴超然刚见到警察那一瞬间表现出的卑躬态度。

“你还年轻啊，有些道理还不一定能明白。小事情上最容易出大问题，大风大浪我是经历过，但是小河里翻船的人哪天都有啊！哎，你小子刚才怎么突然冒出句‘用雷锋叔叔的人格担保’的妙语来，这是你们‘80后’的流行语吗？”

“不是吧？”司机用问句作答。

“那是你的原创喽，挺有意思的嘛！”

唉

嗨

哟

“您是夸我吗？”

“大概是吧？”吴老板故意模仿小伙子的口吻，“我们小时候，有一阵子时兴发誓说‘向毛主席保证’，以此赢得别人的信任。”吴超然若有所思地说。

4

与吴超然年龄相当的一代人，都有过口口声声“向毛主席保证”，以骗取他人信任的劣迹。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度成为孩子们撒谎干坏事的借口和幌子。装病啦，偷东西啦，欺负女生啦，都敢“向毛主席保证”没那么回事儿，吴超然也不例外，他认为只要谁说“向毛主席保证”就等于告诉别人这事儿绝不是真的，这个人也绝不可靠。

当吴家三小子吴超然——一个读过初中的小文化人手里攥住了象征着一定权力和资源的红缨长鞭，并向毛主席保证要与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决裂，立志要赶着马车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时，心里的小算盘就开始噼里啪啦地拨弄上了。他真想模仿电影里的反面人物钱广，利用大车给自己捞点油水。

只可惜歪脖子村没啥像样的土特产，社员们的家里连基本口粮都接不上茬。好的农户，顶多养个三五只鸡，养鸭、养鹅就算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连根割掉。至于羊呀、猪呀，就不仅是尾巴的问题了，那等于跟社会主义唱对台戏，想翻天！

吴超然那时人送外号吴前方，他整天晃着鞭子，嘴里一个劲

地哼着“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哎，叭叭地响哎……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他唱着歌，三天两头地赶着大车跑镇里和县上，除了拉点农药、化肥、水泵、木材之外，有时还专门拉着村长去开会。从村里到镇上，半个钟头就到了，若是到县城，马车得跑三个多小时，包括途中歇息一刻多钟，让三匹马喘口气，消消汗，嚼几把细草料。不管去镇里还是到县上，吴前方总忘不了替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捎一些针头线脑、皮筋细布、雪花膏等杂七杂八的小零碎，有些玩意几村里人平常难得一见。

叭

吴前方帮人捎货并不是完全尽义务，他会从中赚点辛苦费。这点小钱他不明要，而是根据货品的多少暗中加价，一毛钱一块的香皂，他要卖一毛一或一毛二，两毛钱的一包烟，他会收两毛二三，每样商品他总多收个几分钱。

若赶上谁家老人病了，买点罐头、糕点、炼乳、蜂蜜、麦乳精之类的补品，他赚的就会多一点，加个一毛两毛钱。这样跑一趟县城，吴前方就能多捞个块儿八毛。要是遇到谁家娶媳妇办喜事，他帮助置办的东西够规模了，有时一趟下来兜里就能多装个三五块钱。这相对于一个整劳力一天最多能得三五毛钱的收入来讲，无疑是发了一笔小财。吴前方一分一毛地把钱攒起来，凑足十元八元的，就自己备些日常生活用品，私下里偷偷摸摸地倒卖。乡亲们心里明白吴家三小子的所作所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享受他提供的便利，没有人去干部那里告他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脚。对于这段往事，吴超然董事长直到今天讲起来仍会眉飞色舞。他不止一次地在公司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上添枝加叶地渲染过这段“光荣”的历史。他说：“我的第一桶金是用手指甲在青石板上一点点抓挠出来的，指甲缝里积攒了我今天的财富和经验！”他甚至多次表示，将来写回忆录的时候，要专门拿出一章的篇幅，用催人泪下的文字，翔实、生动地记录下这段特殊经历，以昭示后人。

咂

马车送村长去镇里开会的时候，吴前方得先用扫帚把装过沙子、化肥或者猪粪的车帮子扫一扫，然后再铺上一张高粱秆编制

咂

哎

的草席子。村长跳上车，就仰面朝天躺在席子上，头下枕着个破褂子或者是两只交叉的手。路途远了，就把喂牲口的草料袋子枕在脑袋下面，脸上扣一顶破草帽，遮挡刺眼的阳光。在寒冷的冬季，村长很少搭车，他宁肯徒步走到镇上，也不愿僵硬地躺在颠簸得快要散架的车上，忍受着刺鼻的马尿臊味，直到把双脚冻得失去知觉。

吴前方当了两年的车把式，除了额外赚取了两百块钱外，还发现了村长的生活作风问题。

那年的夏末秋初，高粱已经扬花灌浆了，天快擦黑的时候，村长从村部的办公室里溜达到正在往农资库房里卸袋装尿素的吴前方跟前，吩咐道：“扯蛋呀，明儿个一早我要进趟城，办点事，你等今儿卸完了尿素把车帮子好好打扫打扫，这味道真他妈的呛鼻子！再找几个没用的水稻草袋子，铺在车上，光放块破席子不行，硌碇。”

喂

吴前方最讨厌别人喊他“扯蛋”了，他没好气地回敬村长说：“你才扯淡呢！这时候上哪儿给你找草袋子？你的腚怎那么金贵，大姑娘还是小媳妇？铺张席子将就将就吧！”

“吴扯蛋，你可真能扯淡。找不着草袋子就抱两捆稻草铺上。有出息了你，梗梗着脖子，跟我还顶嘴，我看你是赶车赶出毛病了，别的没学会，倒学会呛蹊子啦！哼！”

吴前方没敢回嘴，心里却憋着气，一声不吭地往仓库里搬尿素。

“哎，我告诉你啊，明早早点上路，鸡叫头遍就走，省得赶上晌午的毒日头，晒得人头晕，听见没？噢，我忘了，明儿个捎上村西老夏家的，她要搭车到县里的医院看看病，听见没？你耳朵塞驴毛啦！聋啦还是哑啦？”村长可着嗓门嚷。

哟

“听——见——啦！”吴前方跑过来，凑到村长耳朵边，使出吃奶的劲喊了一嗓子。

村长往后趔趄了几步，指着他的鼻子骂：“好小子，你想把我的耳朵震聋啊！你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别忘了，明天要捎上